

民生史觀論

張宇美

一、民生史觀的分析

民生史觀爲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是三民主義的歷史觀。戴季陶先生在其「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一書中所論的民生哲學，除民生史觀外，兼及倫理觀（三達德）和政治觀等。總統蔣中正先生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和「總理遺教六講」中，所講的民生哲學，它的範圍也包括民生史觀，倫理觀和政治觀等。根據 國父遺教，總統言論和其他賢哲之言，民生史觀有如下的重要觀念：（一）國父的進化論修正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國父以爲世界進化時期有三，其一爲物質進化時期，其二爲物種進化時期，其三爲人類進化時期，民生史觀討論人類（社會）進化，而人類進化的原則爲互助，其目的爲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由是，他批評馬克斯的階級鬭爭爲非是。民生史觀以民生爲歷史的中心，而以人類求生存爲社會進化的定律。唯物史觀錯誤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把社會進化的因果理論一齊顛倒。（二）關於歷史進化的原因或原動力方面，是從確定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民生，歸結到歷史進化的原因爲人類求生存——民生，於是民生史觀否定了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可使我們從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歧路上，走上民生史觀的康莊大道。（三）關於歷史進化的條件方面，用「民生」去說明人類求生存的條件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精神與物質，經濟，政治與文化，都是互相關聯的；保、養和各種事業的發展，以及合羣和互助都是人類求生存的必要條件。（四）在歷史進化的規律方面，對於歷史的原因（動力）與條件是如何互相作用，又如何互相推進，筆者根據體用相輔原理，提出具體的說明，其要點是：第一、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輔而行。第二、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因而生。第三、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輔爲用。第四、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與知行相待而進。

本文根據以上所述各點加以研究。

二、進化的意義、原則及目的

我們研究民生史觀，首先要了解歷史進化的意義和它的範圍，尤其重要的，這進化所根據的原則和其目的是甚麼，然後我們把它的各方面作澈底的研究，像以上所分析的那幾項目。國父的進化觀點，乃從研究達爾文的學說而來，又修正了達爾文的學說。茲先將 國父在「孫文學說」中有關進化論的一節照錄如下，以存其真，而便參考，然後予以闡明：

『進化論乃十九世紀後半期，達爾文氏之「物種來由」出現而後，始大發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然而古今來聰明睿智之士欲窮天地萬物何由而成者衆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希臘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里特氏，已有見及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者。無如繼述無人，至梳格底、巴列多二氏之學興後，則進化之說反因之而晦。至歐洲維新以後，思想漸復自由，而德之哲學家史賓那沙氏及禮尼詩氏二人窮理格物，再開進化論之階梯，達爾文之祖則宗禮尼詩者也。嗣後科學日昌，學者多有發明，其最著者，於天文學則拉巴刺氏，於地質學則有利里氏，於動物學則有拉麥氏，此皆各從其學，而推得進化之理者，洵可稱為進化論之先河也。至達爾文氏則從事於動物之實際，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始成其「物種來由」一書，以發明物競天擇之理。自達爾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夫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此種原則，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種，如化野草為五穀，化野獸為家畜，以利用厚生者也。然用之萬千年，而莫由知其道；必待至科學昌明之世，達爾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詣之功而始知之，其難也如此。夫進化者，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理，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奈端氏之攝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而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

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爲時尙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尙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爲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爲極樂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近之十年，又勝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乃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爲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爲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註一）

明乎此，就可以闡明下列各點：

（一）**進化的意義和範圍** 進化（Evolution）一詞，指宇宙萬物的演進而言，它有廣狹兩義：狹義的進化僅指有機物進化而言；廣義的進化，既可論及無機物，也可談到社會、政治、經濟的進化。因此，進化論（Evolutionism）亦有廣狹兩義：狹義的論化語以研究有機物（植物，動物及人類）的生成演變及其所遵循的法則爲範圍；廣義的進化論以研究宇宙萬物甚至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道德演變爲範圍。

就進化論的分別言，有：宇宙進化論，生物進化論，人類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等。而進化論的學說頗多，茲僅將其與國父的進化論有關的略爲一提：在宇宙的進化論方面，則有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星雲假說（Nebular hypothesis），（此說主張太陽系乃由同一體質逐漸演變而成，創於一七五五年。迨一七九六年由法國數學天文家拉布拉斯（Laplace）根據數理的研究，成爲一完備而有力的學說。（註二）和摩爾根（C. Lloyd Morgan）的層創進化論（Emergent Evolutionism）（所謂層創的進化，乃具體描寫一般性宇宙，由原子分子而無機物而植物動物以至人類的逐層演進之說，把宇宙進化分爲三層：即最低的物质層，次高的生命層，更高的心靈層。）；在生物進化論則有達爾文（Darwin 1809-1882）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的競爭論和反對達爾文的競爭論的克魯泡特金（P. Kropotkin）的互助論。（註三）

國父贊成康德的星雲假說，修正達爾文的競爭論，根據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及中國傳統學說，而創人類互助進化論，在社會進化論方面，則國父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爲人類求生存，與美國學者威廉（Maurice William）所發明的社會史觀「若合符節。」（詳後）

國父分宇宙進化時期有三：第一爲物質進化時期，第二爲物種進化時期，第三爲人類進化時期；由第一期進化到第二期突創了「生元」，再由第二期進化到第三期突創了「人性」，這和摩爾根的層創論有些相似。再國父說：「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本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開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固結成石頭，最老的石頭，有幾千萬年。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是二千多萬年；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自氣體變成液體，要幾千萬年；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又要幾千萬年；……」（註四）這是贊成康德的「星雲」說的。在此，我們所要知道的，此物質進化是由時間的作用而起的變化，是自然之道。它是由一形態轉變到另一形態的過程。但物質進化尚在進行之中，蓋「今太空諸天體尚在此時期進化之中」，物種進化亦然，因動物仍在生存淘汰之中，且物種多爲人類所改良而未已。惟人類進化的歷程，係由地球之成（物質進化），而人類之成（物種進化），再由人類之成而進入人類進化的階段。

然而人類和動植物是什麼東西造成的呢？這有關國父的進化學說，不能不提。他說造成人類和動植物的爲「生元」，而生元之爲物實令人難以思議。他說：「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爲之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爲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爲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爲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爲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卽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補註一）由此亦可知國父的心物合一論，實基於生物進化之觀點，而爲一元論。

至於人類進化的階段如何劃分？國父說：「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分爲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

，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註五）國父根據人類知行發展的過程，去劃分人類社會的進化和歷史進化的階段是很有價值的。他在演講「行之匪艱，知之維艱」時且說：「先行後知者，進化之初階也。先知後行者，進化之盛軌也。」這兩句話更將人類社會的進化和歷史進化的階段，依人類知行的發展過程以定其程度，並說明行與知雖都可產生進化，但究有先後的不同。（由此，可知社會進化之受知行的影響，則是沒有疑問的。所以不少學者對於民生史觀的歷史進化法則，係採用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知而後行三期說來建立的。）

再進化有其種類，依照國父的遺教，進化有天然的與人事的兩種，他說：

『以進化一學，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因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註六）

『不知不覺是天然的進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覺是人爲的進化，是非自然的，前者進化慢，後者進化快，以進化快者補進化慢者，這是我們的責任。』（註七）

這兩種進化互相對立，而又互爲因果。當然這兩種進化亦不是絕對的能分開，他們常常可湊合一起，而互相補足。例如國父演講民族主義，講到民族之形成時，就已指出「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爲力湊合而成的。」這種人爲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

人爲進化也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其一是改良方式。其二就是革命方式。而這兩種進化方式也非彼此絕不相容，實則彼此亦每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因改良常是溫和和緩進的革命，而革命也就是急激徹底的改良。

（二）人類進化的原則 國父發明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人類在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即人同獸爭的時期便實行互助了。國父說：『古時人同獸鬪，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註八）所以「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人類互助就能够盡人之所能，以挽救天演界的缺憾，以善代不善，以快樂代痛苦，以文明代野蠻。所以進化又是由野蠻

轉變到文明的實質的變化，由野蠻而變為文明，是人為之道，而為人類文化進步的作用。

國父曾說：『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為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註九）

社會國家是互助的主體，在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之中，人與人應彼此互助，而此一社會或此一國家應與彼一社會或彼一國家互助。至如何互助，不外應用道德仁義。社會國家能以道德仁義為互助，則當無不昌盛的道理。戴季陶先生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說「民生是歷史的中心，仁愛是民生的基礎。」這裏所謂的「仁愛」，若是「互助之用也。」當有其精義。

動物的強弱，植物的榮衰，都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人類且已用此物種進化的原則以改良物種，使人類生活豐富滿足，固屬甚善，但人類不能以此原則，作為弱肉強食，自相殘殺；不能以強權為世界唯一的公理，因為「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

（三）人類進化的目的 公理良知是道德文明的進化，國家社會是互助之體，道德仁義是互助之用。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天性所趨，自然地歸向互助的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的目的。人類進化的目的，國父認為是「天下為公」，也就是大同。蓋他的基本思想，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禮運「大同篇」為中國正統的政治思想的極則。禮運「大同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這也是他實行革命的最高理想。他以「公」字為出發點，創造了三民主義。（註十）

（四）階級鬭爭說的錯誤 國父既認為人類進化的原則為互助，則反對達爾文的天演論之應用於人類，以及他似乎以為

由這種理論推演而來和唯物史觀推論而來的階級鬭爭說。他認爲社會主義的目的即在「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註十一）後來寫物質建設時，他仍維持對階級鬭爭說原有的批評。他說階級鬭爭是世界三大問題之一，解決這些問題所應依據的原則是：「如後達爾文而起之哲學家所發明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戰爭，如其他之動物者焉。故鬭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類獸性當以早除之爲妙也。」

階級鬭爭如何發生呢？照 國父的話：「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然不能不先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大事。要知道近世的經濟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產情形。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麼呢？生產的東西，那是用工人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註十二）階級戰爭是事實，我們不能否認。但 國父之所以反對階級鬭爭的，是由於馬克斯認爲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的這一點。

現在看看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的階級鬭爭說的意義如何。國父對於那種理論如何的批評。國父說：「照馬克斯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同註十二）這是馬克斯的階級鬭爭說，完全以唯物史觀推論而來的。關於唯物史觀的錯誤，容待下一段研究歷史進化的原因時，一併研究。現在就 國父批評階級鬭爭的意見加以研究，他說：「馬克斯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前階級戰爭爲因，社會進化爲果。我們要知道這種因果的道理，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近幾年來社會是很進步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複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運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同註十

(二) 由此觀之，社會經濟事業的進化都是用改良的方法，國父並且將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之由於改良而進化的事實，一一列舉出來，以爲證明。譬如「就第一種說，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能够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極願意去做工，生產的效率便是很大。這種社會進化的事業，在德國施行最早，並且有成效。近來英國、美國也是一樣的做行，也是一樣的有成效。……」(同註十二)由此可見，社會經濟事業的進化，並不是由於階級鬭爭。他繼續的說明以上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進化的原因。他說：「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便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爲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甚麼原因？社會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同註十二) 國父又說：「馬克斯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爲因，因爲馬克斯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同註十二) 他還舉出確實的事例(詳民生主義第一講，茲從略)。

美國學者威廉對於階級鬭爭說與國父的見解正復相同。他對它有如下的批評：第一、馬克斯顛倒因果。「階級鬭爭是一個果，不是一個因。這是因爲生存方法上發生了不安。消滅這個果，是爲全體社會的利益，這個果能否消滅，全視社會解決生存問題努力的程度。社會解決生存的方法愈進步，鬭爭才消滅的愈快。」(註十三) 第二，馬克斯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馬克斯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把他所研究的病理誤爲他所考查的社會生理的定律。階級鬭爭是社會病理的象徵，好像人

身上的痛熱紅腫病的象徵一樣。前者不是社會的定律，正如後者不是生理的定律。」（註十四）第三、社會進步的原因不是階級鬭爭而是經濟利益的調和。『爲社會主義的進步計，爲世界的進步計，我們不能不拋棄那個根據唯物史觀的既陳舊又不科學的主義，不能不拋棄那個「社會進化由於階級鬭爭」的學說，不能不拋棄勞資兩階級利益不能調協的原則。在生產上的階級鬭爭不是社會進步的定律。社會進化並不是爲生產者的利益而運行，乃是爲消費者的利益而運行。有生產工具的人與被剝奪者是有共同社會利益的。社會進步乃是爲了適應由於聯合有能力的分子與有用的分子，來反對過去的殘餘分子，與現在的無用分子求大多數人的共同社會利益。』（註十五）所以 國父說威廉的學說與他的學說若合符節。

三、歷史進化的原因

歷史進化如何解釋，或歷史觀必須解答的問題是什麼，史學家頗多歧見，有的認爲歷史上的事件，都是偶然的，沒有什麼規律，有的則持相反的意見，而認爲歷史進化有一定法則可循。

一九四六年，英國史學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歷史觀念」一書出版，他認爲沒有經驗派的史學，因爲歷史已成陳跡，後人只能用推論的方法來了解它，絕對不能經驗到。至若一般人想像中的哲學或科學式的歷史，更是沒有的東西。因爲史學家只能確定歷史的事實，無法推定它的原因，也不能解釋它的意義。像這種意見，否定歷史的因果法則，不是我們所能同意的，尤其是對於研究歷史觀，所不能接受的。

我國史學家梁任公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論歷史家的職責，主張歷史應用因果律，但與自然科學的因果律不同。而文學家託爾斯泰（Tolstoi 1828-1910）在「戰爭與和平」中論歷史法則說：『各種自然科學同樣地做着丟開原因問題而尋找法則，歷史也該站在同樣的路線上。假使歷史的主題是研究各民族和人類的運動，而不是記敘個別人們生活插曲，那末歷史也應該放棄原因的概念，而尋找法則。這法則是自由意志的，一切同等的，不可分開地，互相聯接的，無限小的原素所共有的法則。』（補註二）雖然他們二人都認爲歷史應尋找法則，但梁氏以爲法則包括因果律，或即指因果律，而託氏則認爲歷史法則應

放棄因果的概念。

英儒斯賓塞 (Spencer 1820-1903) 在「進步：其法則及原因」一文，分述進步的法則及原因。陳志行先生研究民生史觀，在「中山先生思想系統」一文，首先將原因和條件分開討論，認為原因和條件是互相限制，但條件是寄附原因而存在。崔載陽先生的「論民生史觀」一文，分述歷史進化的原因，歷史進化的條件和歷史進化的規律，認為這是歷史觀必須解釋的內容。

所有現象都有其發生的原因，而諸現象變動的一致方式都是諸現象的法則。社會歷史現象和自然現象雖屬不同，但其具有因果律則一。研究民生史觀，最好把歷史進化的原因、條件和法則（規律）分開地討論。

茲先論歷史進化的原因。要明歷史進化的原因，就要說明民生爲什麼是歷史進化的原因，並要從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比較中看出它們根本分別的地方，從而批判唯物史觀錯誤的觀點。

(一) 民生爲什麼是歷史進化的原因 國父發明了人類進化的原則爲互助和人類進化的目的爲「公」，而反對馬克斯的階級鬭爭說；他又發明了社會進化的定律爲人類求生存。因此，民生史觀認爲人類求生存是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這可從下列三點加以說明：

(1) 從社會進化的事實看：我們從上一節說明階級鬭爭的錯誤時，就可以知道：第一、階級鬭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而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第二、國父從考察當時社會進化的事實，用概括的方法，看出當時四種社會經濟事業的進化，都是用改良的方法的，以後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而那些社會經濟事業進化，便打破了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爲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相調和，是由於爲大多數謀利益；爲大多數謀利益，是爲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易言之，是人類求生存，所以社會進化的原因，是人類求生存。

(2) 從人類求生存過程上看：國父指出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他說：『古今一切人類之

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求生存是甚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同註十二）

(3) 社會歷史的中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國父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同註十二）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都是以民生為重心。（詳後）

於此，必須補充說明民生和社會歷史的意義如下：

所謂「民生」，依國父的解釋，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註十六）由於國父之詮釋「民生」的「民」，係指人民、社會、國民、羣衆的全體而言，陳立夫先生在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生之原理」一書中，特指出民生史觀所講之「生」與馬、恩所講之「生」有三點不同：第一、「民生史觀所謂生存是廣義的不只是經濟的生存。」人類生存的需要，是概括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第二、生存包含進化之意，進化裏面，原包含着人類之一切精神上的向上求真善美之要求。第三、民生史觀重在全體人民之共生共存共進，所重在「共」，在羣衆人民之全體的「全」字，合而言之，則為一「公」字。

再人類求生存的進程，從橫的方面看，就是社會的，從縱的方面看，就是歷史的。社會和歷史。同其實質，異其形態。所謂同其實質，是社會歷史都是人類以互助合作來求生存的進程，所謂異其形態，社會是人類求生存的進程之橫的擴展，歷史則是人類求生存的進程之縱的延長。因此，人是社會的動物，也是歷史的動物。國父所以一方面說：『生存問題，就是民生問題。』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根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他方面又說：『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社會才有不停的進化。』這是把握歷史原因整個的進程。（參考崔載陽先生「論民生史觀」載

國父遺教研究第一集三七頁—四三、六、正中版。)

(二) 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比較 國父在講民生主義時，曾批評過馬克斯的四個學說，這四個學說是：(1) 唯物史觀，(2) 階級鬭爭，(3) 剩餘價值，(4) 資本主義的崩潰。除階級鬭爭說已論及外，現在把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差異，根據 國父的遺教，加以探討如下：

民元，國父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時說：「然爲人類謀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將何自乎？自不得不瀟人類致苦之原因。人類之在社會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計實爲其主動力。人類之生活，亦莫不爲生計所限制，是故生計完備，始可以生存，生計斷絕，終歸於淘汰」所謂「人類之在社會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計實爲其主動力。」就是一種民生史觀的概念。他大概是在民十一、二年間看到威廉氏所著社會史觀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一書，曾說：『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斯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斯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鬭爭，一定是馬克斯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斯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爲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同註十二) 他又說：『照這位美國學者的主張，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同註十二)

國父之所以說馬克斯，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而物質不是歷史的重心者，就是因爲人類求生存，既爲社會進化的定律，民生既爲歷史的重心，則物質是歷史的條件之一，自然不是歷史的重心，唯物史觀是錯誤的，在論理上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批判唯物史觀的錯誤，最好根據唯物史觀的原意，就其最重要的地方予以一擊。我們先以恩格斯的話來說明唯物史觀的意義，他在「共產黨宣言的序文」裏說：「在每個歷史的時代，當時的經濟生產與交換方式以及由這種方式必然發生的社會組織，形成建立那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史所恃的基礎與解釋它時唯一的依據。」(註十七) 再借用一位研究近代政治思想的

學者所說的話，就是：生產的實際方法與生產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產生某種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決定一個時代的文化秩序——道德、宗教、社會與政治制度和觀念。社會變遷，宗教信條和習慣、道德標準的變更以及政治革命，完全是因生產與分配方法改變而使經濟關係改變的結果。這種社會的基礎永不穩固而時在變化之中，以致使社會制度不再適於經濟基礎。當時生產與交換的方法所產生的經濟關係如與文化和政治秩序根本不合，便造成社會危機，而欲求解脫，只有經濟革命。（寇克爾：近代政治思想，頁四七—四八。同註十七）這是唯物史觀所持歷史演變的意見。

依民生史觀的見解，則我們認為生產與分配方式的變更的「因」是民生問題；各種的變更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爲什麼呢？先就第一點說：因爲經濟生產方式的變更，是由於生產工具的變更，生產工具的變更是由於機器的發明，機器的發明是由於人類「欲維持其生存而滿足其慾望」，也就是由於要解決民生問題。戴季陶先生說得好：「離却人類生存的需要也就沒有發明和工作的價值。」（註十八）國父也曾說：「……是故人類欲維持其生存而滿足其慾望，於是有種種事業的發展，而人類遂日趨於進化，故於食以外必有種種文明事業隨之而逐漸發達，因之社會日趨文明。」（註十九）而他所謂種種事業的發展，實包括發明在內。——自古製器尙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而創作之物，大有助於世界文明進步者，不一而足；如印板也、火藥也、盜器也、絲茶也，皆爲人類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實開今日世界交通之盛運，成今日環球一家之局者，厥爲羅經。」（同註一）——這可以說是人類爲求生存而有所發明的一種說法，推而論之，就是生產方式的變更的原因因爲人類求生存；就是民生問題。

然而爲什麼又說生產與分配方式變更以及由這種方式所發生的社會組織與經濟關係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呢？因爲自機器發明後，物質生產方式變更，使發生實業革命，隨之而發生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的發生，原來是要解決民生問題的。所以生產與分配方式的變更以及隨之而生的變動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唯有民生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對於此點，國父即在民生主義第一講的開端說：「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爲什麼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增加；着實言之，就是由於發明了機器，世界

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電力來替代人的氣力。』又說：『所以機器發明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所以從機器發明之後，便有許多工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够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

總之，以上所說的一切的變更，根本是由於民生問題。物質和精神不過是人類用來求生存的。這是民生史觀與以物質爲主的唯物史觀分別的根本所在。

至於民生史觀與唯心史觀的比較，容易辨別，不欲詳論。

現在僅將 總統蔣中正先生對於唯心史觀，唯物史觀和民生史觀的綜合的說明和批判，引用於此，他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說：『中外哲學史中，有兩個最重要最有力的學派，其一是唯心史觀，其二是唯物史觀。持唯心史觀的以爲歷史爲人類有意識的一種精神創造。一部歷史，就是精神活動史。持唯物史觀的意見，恰好相反，以爲一部歷史的變遷演進，完全依經濟的生產方式而轉移；某一時代的經濟制度變更，或生產方式變更，歷史亦隨之而變，人類的活動，完全受經濟的支配。這兩種學說，都可說是一偏之見，不能夠概括人類全部歷史的真實的意義。因爲人類全部歷史即是人類爲生存而活動的記載，不僅是物質，也不僅僅是精神，所以惟有以民生哲學爲基礎的民生史觀爲出發點的民生哲學不偏於精神，亦不偏於物質，惟有精神與物質並存，纔能說明人生的全部與歷史的真實意義。』 總理的民生哲學就是認定「人類求生存」爲社會進化的根源，換句話說，就是「民生爲歷史的中心。』

(三) 唯物史觀錯誤的觀點 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根本不同點已明，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唯物史觀的錯誤。首先我們要問：在每個歷史時代，當時經濟生產與交換方式爲什麼會使社會預織必然的發生呢？這是唯物史觀所忽略的最重要的一點。照 國父的話，機器發明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

被機器奪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這是因為原來的社會組織一時不能適合機器發明的生產情形，使被機器奪去了的大部分人的工作無所安排，以致造成一班工人不能生存，換句話說，經濟生產方式改變了，而原來的社會組織不能立刻隨之而改變，以適應當時的經濟生產情形，以致一班工人不能生存，因為人不能生存，而不得不使原有的社會組織發生變化，以適應人類求生存的定律。舉例來說：手工生產的方式的社會，自有手工生產的社會組織，祇能適合那種生產方式的生產情形，祇能適合那種生產方式下的工人生活，一旦手工生產方式，改變為機器生產的方式，因為機器奪去了大部分人的工作，使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原來的社會組織不能解決這人類的生存問題，那麼那社會組織必須改變，即工業生產的社會組織必然發生。蓋生產工具的發明，原為利用厚生，是人類為求生存（民生）而努力的結果，也是人類求生存的條件，社會進化的條件，並不是為改變社會組織。而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在原來的社會組織之下，不能達其目的，且使一班人不能生存時，乃不得不使社會組織發生變動，所以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其始也（發明）為民生，其終也（社會組織變動）亦為民生。所以 總統說：『科學與技術是世界上最上的人類的公績，是爲了世界上最上的人類的生存而發達的。』（見民三五在重慶發表「中國經濟學說」）總之，經濟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的改變都是爲民生，都是人類求生存的條件，前者之所以影響後者，亦是由於民生，是歷史進化條件互相推動，唯物史觀沒有認清這重要的關鍵，於是把人類爲求生存（民生）所利用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完全誤認爲它們彼此互相消長的東西，而把條件當作原因看。 國父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那是以什麼爲重心呢？都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一切社會活動中的原動力。』（註二十）這才是對的。而威廉氏在其「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一書中也有以下的幾段話，足以證明民生史觀的正確及唯物史觀的非是，他說：『研究歷史上顯著的現象，就可以曉得在社會改變後面的原動力，是求解決生存問題。人因怕死亡的痛苦，不得不盡力於求生。所有以往的歷史，不過是人努力求生存的試驗與失敗的記載。求生意志才是普遍的經濟問題。』（同註十三）

以上所論是單就生產方式的變更，所能影響社會組織的變更而言，但生產與分配有密切的關係。而「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重分配問題，我

們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衆來使用。」（見 國父民生主義第三講）所謂要供給大家公衆來使用，就是注重消費者的利益，社會是適應大多數在消費者地位的利益的進化，而不是適應在生產者地位的利益的進化。威廉氏對於這點也曾提到，他說：『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是解釋社會進化的果，並沒有解釋社會進化的因，所以他所有的理論都一齊顛倒。』『社會進化是非常實際的。它的中心問題是要解決生存問題，要解決麪包問題。怎樣維持生存是根本的經濟問題，一切歷史是被支配的適應於這個問題，人的消費問題。』（同註十四）『在一切社會變遷後面做原動的，只是一個根本經濟問題，解決生存問題。人是為適應在消費者地位的利益的進化，而不是為適應在生產者地位的利益的進化。社會是適應大多數在消費者地位的利益的進化，而不是適應在生產者地位的利益的進化。』（註二）

國父對於消費者的地位一項說：『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求製造物品。近來有智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甚麼問題呢？就是解決衆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同註十二）這一層理論非常重要，也是 國父的遠見。他在四十年前說的話，最近因電子科學發展神速，得以證明。科學家已半吞半吐的說出了人類在消費者地位與進化的關係：『人類在大部歷史中都是居於生產者地位；不過再過不消幾世紀，人類就要轉換到消費者的角色去了（註：照上引 國父的話，人類已轉變到消費者的地位），以其全部精力消受那由自動的礦坑，農場和工場所產生出來的天文數字產品。』『有人禁不住要想了，亞幾米德和阿里斯多德即使生在是一個以機器人為主的社會裏時，他們的遺澤還是會留在歷史裏面的。在任何型文化下，他們都將不僅是物質消費者即也是思想生產者。』（補註三）實在的，消費是達成人類生存的必要手段，民生是任何時代，一切社會活動的原動力，歷史的中心。

其次我們要說明：在每個歷史的時代，當時的經濟生產與交換方式以及由這種方式，由於人類求生存，必然發生的社會組織之所以形成建立的那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史，也是由於社會進化的定律——人類求生存，換句話說，那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史所恃的基礎和解釋它時的唯一依據也是民生問題。就政治的目的而論，完完全全為民生。總統說：『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

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註二）又說：「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在建設民生，爲人民謀福利。捨此而外，便別無所謂政治。」（註三）由此可知政治的目的，乃在於保護人民安全，提高人民生活，促進社會進化，其出發點完全在於民生，「就是要使天下事事物物皆安排妥當各得其所；全體人民，個個都能安居樂業，足食足衣。」（同註二十三）而達成「民生樂利萬物得所」的大同之治。

我們自古的政治家對於民生問題，就非常重視，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父也以爲「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同註十二）因此，主張「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總統認爲「政治的內容，分析起來，雖然包括經濟、教育、倫理、社會、軍事、交通等等，但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一切政治的設施，無非是要使國家富強，民生樂利，必須能够如此，纔算是政治，我們中國的政治進步很早，政治學說也很發達。我們無論從事實與學理來考究，可以說無論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都是以民生爲政治之大本。」（同註二十三）同時，總統更特別重視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認爲：「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揮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爲政之要，就在於竭盡能力，定出方法和計劃，來救治人民的困乏與痛苦。」（同註二十二）這些話都指出民生是政治設施的首要工作而以民生爲政治的中心，誠爲千秋不易的定論。

至文化的發展固由政治的加強，但文化也加強了對政治的輔導作用。換句話說，文化幫助政治達到它的最高目的和根本目的，而它的重心在民生。

所以 國父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那是以什麼爲重心呢？那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原動力，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同註二十）這是與唯物史觀以精神爲物質的產物，以階級鬭爭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和以物質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的說法完全不同的，同時，這也道破了唯物史觀的錯誤。

總之，我們以每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史所特的基礎和解釋它時的唯一依據是「民生」，這是理所當然。

以上，是說明民生史觀的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爲人類求生存，歷史的重心爲民生的理論並將此理論，以批判唯物論的錯誤。

四、歷史進化的條件

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已明，現在要進而研究社會歷史進化的條件：

(一) 物質和精神 我們先要了解的：在過去的某一時代，不爲人類所知所用的生活資源，生產技術和創造發明，以及人類還沒有理想到一切制度，道德藝術等等都與那過去的某一時代的民生無關，也和那過去的某一時代的社會和歷史的進化無關。可是，後來人類爲生活需要所迫，或人類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促使它們實現，於是和民生發生密切關係，改變人類生活，影響社會歷史進化。這從人類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漸進至現代的人類文明的史實看來，可以證明。因此可知，物質和精神是人類求生存所應運而出，所創造發明，所應用的東西。我們可以說：『人類社會者，求生存之體也，物質，精神者，求生存之用也。』國父所學蠶贏爲求生存而發明蒙藥之術，以採取螟蛉爲糧的科學事實，足以說明這一理論，和民生哲學的心物合一論。他說：『夫蠶贏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用於爲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蠶贏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爲蠶贏者，爲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蠶贏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爲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註四) 這是民生史觀的根本理論。

還有，我們應該明瞭的：毒物是物質，不能維持人類的生存。但鴉片和海洛因等毒品，人類吸食之則有大害，把它用來治病則有益於人類。那麼，物質縱有其個別的特殊性質，但可加以人類的精神的作用，而爲一種有意識的用途，則可有益

於人類。

我們從上面所舉的例子，可以明瞭；蜈蚣以蒙藥之術使螟蛉為蠶食，某些毒品，可以根據醫學來利用它的毒性以治病，這是說明精神能力逐漸發展，物質決定力逐漸減退或改變，是以精神力的增進來與物質合而為一的。這也可以說是心物合一論的一種說明。此外，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裏說：『自余觀之，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以武昌一役決之。』這雖言精神物質的力量的大小，然而以武昌一役的成功論之，是以人類的精神力量來與薄弱的物質合而為一，而發生偉大力量，獲得革命勝利（革命為人類求生存之所需），也是心物合一論的另一說明。

又 國父在三民主義手改本上說：『人類歸宿，沒有別的問題，就是生活問題。生活問題之中，物質自然佔了很大部份，但人類不單靠物品生活的……人類欲望除了物質之外，要有無上的需求，就是高尚道德，有了物質，又有高尚道德，才能夠是全人類的生存。』可見人類生存除靠物質外，還須靠精神；人類生活不是祇求飽食肥胖的物質生活，而不求其它，而是要講求高尚道德生活的。

「呂氏春秋」上有一篇「本生」論，其中有說：『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這兩句話是說物是養人的，但世人貪欲過度的多，所以取禍，這是由於以性養物，即以身役物，也就是由於人任性而被物所役使。人類求生存要避禍求福，就要發揮道德知能，而不要以性養物。關於這一點，戴季陶先生在「禮樂與政教」一文（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作）裏說：『中國自古敬天尊祖，以禮樂為政教之本源，以事神人，和上下，而其德行，悉重民生，盡人事。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十八事無不為民生日用之實。……近代中國禮樂之亡也久，故其國衰且亂。歐洲雖尚為重禮樂，崇學問，尚事功，敬天神之文明，然親親仁民愛物之意識微，而貪愛噴惹愚癡之蓋纏重。由貪欲為因之科學進步，促使人類道德逆轉。於是科學技能與其所造成之社會，百年以來，勢力愈增，遂與固有之文明相離愈遠。尤以近三十五年，其禍害突飛猛進，科學役人之力益大，而被人役之範圍益小，極其病態，使人瘋狂。自謂能征服自然，實則已為自然之奴隸』

，自謂爲破除迷信，實則已爲拜物之愚人。貪欲無已，爭戰益烈，爾我與他，同趨毀滅，人欲橫決，乃至無欲能得。天理淪亡，究竟爲存天理。人類愚癡，一至於此，可憐極矣。當此時代，禮失其用，所謂樂者，皆爲助長人欲荒亡之毒品。技愈巧，器愈精，聲音愈繁，而殘賊人性之害亦愈大。其他如雕刻繪畫建築器用，無不如是。夫其用意，豈不以人類福利之目的哉！而結果則完全相反。……」（見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一冊）。

戴先生此文揭發人類「以性養物」將取禍無窮，可說是淋漓盡致，由此也可知精神與物質互相影響的關係的奧妙。此文誠有悲天憫人之思，其中且有：「現代科學，其實用程度已超越象之巨牙矣。彼藉原子輻射力以破壞宇宙最初之物質，而還諸太虛者，巧則巧矣，然於人類果何益哉，嗚呼悲矣！」之歎。我們對於科學的進步，實不敢厚非。戴先生去世迄今已十四年，他生前何曾想到現在人已能上太空，核子動力人造衛星的成功，使世界進入太空時代！我們深信 國父的話：進化程序，步步前進，永不後退。此後世界只有日趨向前，不能廢除現世之文明進步。（同註十九）但是現時代的人類生存確有戴先生所說的危機，故爲了世界和平，人類生存，今年國際間有部份核子禁試條約的簽訂，足見他的遠見。

美國 John E. Kieffer 在其求生存戰略 (Strategy For Survival) 一書中曾說：『我們從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中生長的人，以及我們同盟國的人民，他們在歐洲立國幾世紀以來，從未受過壓迫者，是決不能改變我們自己，去接受共產主義之嚴格獨裁的。一個曾經瞭解民主真諦的國家，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必然會迅速地衰弱滅亡，而在這樣狀態之下瓦解的，其殘餘的灰燼，決不能使之復原爲過去的國民。……我們是要保存民主及有關於民主的一切事情。沒有民主，我們就不能生存。我們爲生存而戰鬥，是爲了物質的與政治的兩者的生存。』（註二五）這也是說明人類的生存是需要物質和精神——民主政治——的。

總括以上所說，精神和物質的作用，是維持和發展人類的生存，物質和精神都是歷史進化的條件。

(二) 保、養和種種事業的發展 凡是維持人類生存的作用的都是生存的條件，歷史進化的條件。所以 國父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說：『人類要能生存，就須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生存的兩件大事。』

總統也認爲保和養兩者，都是「人類生存的條件」(註二六)「保是政治，養成經濟，都是歷史的條件。」(註二七)

不過，國父還說：「人類生存，固以食物爲第一之需要，不得食則死亡隨之，此是一定之理。然人類之欲望，斷不僅限於食之一途，而維持人類之生存，食之外又必有賴於其他之種種。故人類欲維持其生存，而滿足其欲望，於是有種種事業之發展，而人類遂日趨於進化，故於食以外，必有種種文明事業隨之而逐漸發達，因之社會日趨文明，人類日就進步。」(註二八)這是說明人類爲發展其生存，而有種種事業的發展，而人類乃日趨進化。總統對於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的闡揚，有兩句名言：「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共同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註二九)

以上是說明保和養的作用是維持人類的生存，而種種事業是發展人類的生存，都是人類生存的條件，歷史的條件。

(三) **合羣互助** 保養既是爲人類維持生存的條件，但 國父說：「……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要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同註四)他又說：「古時人同獸鬥，只有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互相集合起來……」(同註四) 總統說：「人之所以爲人者，在其能合羣。人沒有一般動物所有爪牙，而人可以戰勝一般動物，獨有優美生活，是由於人有合羣之性。」(註三十) 人類與動物都要求生存，而人類所以不同動物，主要就是互助 國父曾指出「人類乃由動物中之有智識與能互助者進化而成」。(註三一) 那是最有科學根據的。他說：「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在十萬年矣。」(同註一) 由此可知人類的保養之需要合羣互助，而前面所提及的 國父所舉的四種社會經濟事業之由改良而進化，都是基於互助的原則。人類要生存，即要互助，互助的範圍越大，則求生存的力量也越大。人類互助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而有非常具體的實質。國父所說的話：「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見註一)，就很具體的把它說明了。很顯然的，人

類社會的組織，由氏族、家族、民族，而至世界大同，無非人類合群互助發展的長程。故國父曾說：『合群互助，生存之本。』（註三二）所以人類合羣互助的作用也是維持和發展人類的生存，是歷史的條件。

然而，我們講互助，關於生存競爭的問題，還有說明的必要。人類爲求生存維持，乃有種種生存競爭，從而有種種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結果。國父說：『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關於人類和動物的生存競爭，國父固是贊許，他在孫文學說第四章也曾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此種原則，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已能用之改良物種，如化野草爲五穀，化野獸爲家畜以利用厚生者是也。』但關於人類的生存競爭學說，國父則絕不贊成的，他在民國教育家之責任演講中，認爲人類生存競爭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用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的學問，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不能適用，將次打消。其次，國父在「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演講中，對生存競爭學說，認爲可以人爲之善代去天演不善。

然而國父除對動物的生存競爭贊許外，對於事及公理也並不反對競爭：(1)他在黨爭乃代流血之爭演講裏說：『天下事非以競爭不能進步，當此二十世紀，爲優勝劣敗之世界，如政治工業種種，非競爭何以有進步？譬如弈棋取樂，亦爲娛樂之競爭，皆欲占勝，雖敗亦不足爲憂，皆由自己手段不高之過耳，敗得多則見地深，學識愈多。』(2)他在規復約法宣言裏，曾明白指出競爭是有必要的，他說：『夫人類必至不平而後有爭。人羣以爭，尤必有職志，其爲國爲公，則天下從之，其爲己爲私，則天下棄之。』(3)國父講互助時，曾講到反侵略，謂大家團結起來抗禦外侮，就是互助。（詳中國存亡問題）可見我們講互助，並不是要完全放棄競爭奮鬥。國父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聯合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期促進大同，都是符合「人類進化以互助爲原則。」這個真理的。現在我們的反共抗俄，是禁暴除害，興義師，作仁戰，消滅賣國殘民的共匪，打倒俄帝，以救民族國家的危亡，爲人類謀和平，爲社會謀幸福。所以我們講互助，不能不自救，不能不奮鬥用武。這種道理，荀子有一段話，可以藉以說明。陳鷺問孫卿子（荀子）曰：『先生議兵，當以仁義爲本。

。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何以兵爲？凡所以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此語見周世輔教授所引用，「周著『三民主義哲學體系（一）』第三章，第三節一七一—一八頁）

五、歷史進化的規律

民生史觀的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已經尋出，若不找出歷史進化的法則（規律），則必犯着主觀主義或機械主義的毛病。歷史進化的法則是什麼呢？對此，歷史家和哲學家的意見很多，派別也很複雜，本文不欲論述各家的學說。在此只能一提的：有的以爲歷史進步乃是指一種狀況，一種活動或一種組織的量的擴充或質的完成，而有所謂直線式的或螺旋形的進步論。有的以爲舉凡自然界的晝夜，寒暑，日月星辰的往復，皆有一定的次序。以這種自然歷程現象推之於人類或宇宙的全部歷史，極爲自然，於是有歷史循環論。此外有辯證發展論。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發其端，他認爲理想爲一種支配歷史的原動力，爲「世界精神」的表現，乃運用辯證法以解釋歷史的發展。後來馬克思剽竊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襲取費爾巴赫（Feuerbach 1804—1872）的唯物論便湊成了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以歪曲歷史觀念。至於研究民生史觀的學者們提到歷史進化的法則的意見，尙未臻一致，但足供參考。

國父發明民生史觀，對於歷史進化的法則，雖未具體列舉說明，但我們可從國父遺教，和以上所述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的彼此的關係中和互相推動的作用找出。筆者根據國父遺教或我國文化中的體用原理，具體舉出以下四個歷史進化規律。現先將體用相輔原理試論之：

體用相輔原理 國父的哲學思想是統攝心物的，他說：『綜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

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即成爲死物矣。」（補註四）這就是就人身的結構而論，以精神與物質本合爲一，而以物質爲體，精神爲用的說法，正與他所說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爲生元，而生元乃有知覺靈明，動作思爲和主意計劃的言論相同。然而所謂「體」，非專指物質，所謂「用」非專指精神。依照國父遺教，物質和精神都可以爲「用」，他說：「古人有言：「人爲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爲一小天地，無寧謂之謂一小國家也。蓋體內各臟腑分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理全國之政事。」（同補註一）這是以人爲主體，以物質和精神爲用的說法。國家（社會）的組織，當作爲有機體，也有它的作用。而人羣社會或其狀態也可爲「體」，他說：「我們人類的天職，是應該做什麼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羣社會，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的力量，用一種宗旨，互助勤勉，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當然進步。」（補註五）這段話，以人羣社會爲「體」，以「宗旨」爲「用」，也說明體用相輔的道理在其中。若以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的關係而論，則以原因爲體，條件（包括物質與精神）爲用。筆者在前面論及歷史進化的條件時，曾經說明物質和精神是人類求生存所應運而出，所創造發明，所應用的東西，而謂：「人類社會者，求生存之體也，物質精神者，求生存之用也。」與國父所說：「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的理則相合。這是以人類社會爲體，精神物質爲用。胡漢民先生說：「在全部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中，假如用通常的話來表白，則可以說：他是以生爲體，以心、物爲用的。」（補註六）今以人類求生存爲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以物質和精神爲社會歷史進化的條件，於是原因與條件發生關係，則這裏所謂原因，即所謂體。所謂條件，即所謂用。所以原因和條件，互相作用，是體用相輔的。總統對於歷史原因（動力）和歷史條件是互相關係的看法，說得很對：「歷史的動力是一元的，歷史的條件是多元的。動力與條件，是互相作用又互相推進的；但條件是寄與動力而存在，物質的生產力，祇是供給人類生存的需要。」（同註二十六）由此可知，就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因與其條件的關係而論，實在是體用相輔的關係，原因是體，條件爲用。

根據體用相輔原理，可以提出下列四個歷史進化的規律：

第一、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需而行

以上已說明體用相輔原理，適用於說明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互相作用的關係了。但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歷史進化的條件如何互相作用，如何互相推進，我們可以「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需而行」一語道破。我們已知道「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民生史觀以人類求生存為社會進化的原因，因為人類有生存的本能欲望，才去努力，所謂努力，最基本的意義是努力於生計，就是努力於生存條件，如保，養和種種事業的發展，也就是「行」。蔣總統在所著「行的道理」中曾說：『所謂行，譬如川流不息的現象。行只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又在「中庸要旨與將領之基本學理」中說：『自然之理，即是生存，反之即是死亡。』行是自然之理，生存也是自然之理，故行的道理就是生存的道理。如果人類沒有主觀的求生存的動力，換句話說如果人類不為求生存，就沒有「行」，不行就不能獲得或推動生存的條件（歷史進化的條件）；不能獲得或推動生存的條件，就不能生存。因為人類要有不間斷的生存，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人類如不能生存，社會安能進化。那麼，社會的進化靠人類的生存，而人類的生存必須賴獲得或推動生存的條件，才能實現。反過來說，沒有獲得或推動歷史進化條件的求生存，只是主觀的需要，偶然的欲念，或一時的衝動，沒有實現的可能。『人類求生存要有主觀求生存的動力，亦要有客觀條件的創造，同時彼此互相作用，互相推進』（註三三）所以歷史進化的原因需要歷史進化的條件之獲得或推動。在另一方面看，如果歷史進化的條件，不為歷史進化的原因所適應而行，譬如不能為人類所用，以解決生存問題的物質。只有機械的堆積，死板而不活用，則對人類不能發生生存的作用，甚或反使民生不遂，當然對於社會進化毫無益而有害。至於其他上面所講的歷史進化的條件，如其有之，自然原來與歷史進化的原因相需而行，當沒有相反的事實。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的「互相作用又互相推進」的結果，人類歷史便不斷發展和進化了。這一進化的過程，便是 總統所說「力行創造的過程。」他說：『由於人類不斷的行，於是更創造了一個新的宇宙——社會。……社會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亦無一不是由行而創造出來。』（同註二十七）又說：『我們分析人類的一切活動，大概都包含有精神、物質、行動三方面，……但是沒有行動的表現，雖有物質與精神，亦不能見其效用的。』（補註七）

關於這一規律中的行的道理，可引用 國父的話，以作進一層的說明，他說：『三代以前，人類之混混噩噩，不識不知

，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同註五）這段話是他從中國歷史中找出一條定則，就是人類能行能知就進，不行不知就退。此周代治化之所以成，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退步，是由於行與不行。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需而行，則歷史進化，否則則退。這是民生史觀的歷史進化的第一規律。

第二、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因而生 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歷史進化的條件相需而行，則歷史進化，這僅證明歷史進化的原因需要歷史進化的條件，同時歷史進化的條件需要歷史進化的原因，而彼此行之，則歷史進化。然而可提出兩個問題：其一、是不是因歷史進化的原因，而生歷史進化的條件呢？其二、是不是因歷史進化的條件，而生歷史進化的原因呢？先可總答一句：彼此可相因而生。這一相因而生之理，是循相需而行之理而後發生的。

以 國父所舉蠅蠃爲求生存而發明蒙藥之術，以採取螟蛉爲蠟的科學事實，足以解答第一個問題。就是「凡爲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這就是解釋因歷史進化的原因，而生歷史進化的條件，即歷史進化的條件因歷史進化的原因而生。前面所舉的各項歷史進化的條件實際上爲歷史進化的原因才能發生的。歷史進化的條件因歷史進化的原因而生，其意義與「條件是寄與動力而存在」的一語相同。又因人類要靠生存條件才能生存，所以人類求生存先要有維持生存的條件，才能創造新的條件。因此歷史進化條件的產生，只能說是與歷史進化的原因相因而致，也就是彼此推動的結果。

再 國父說：「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爲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則此級所有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則此級所有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碍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爲需要者，

彼一人或以爲安適者，而他一人或以爲快樂者也。」（註三四）由此 國父的一段話可以推論：人類的欲望無窮，就同一人而論，今日以爲此是安適的生活，明天則以爲此是需要的生活，後天則必再求繁華之生活，才覺安適。就人羣而論，此一人以爲此是繁華的生活，彼一人以爲此是安適的生活，而他一人則以爲此是需要的生活。此即 國父所謂：「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同註五）。則此可解釋歷史進化的原因，可因歷史進化的條件而生。

然而所謂歷史進化的原因可因歷史進化的條件而生者，並非指條件可產生原因，而是因爲條件寄附原因而存在，是彼此推動的作用。這固與唯心史觀，以意識爲主，存在爲從——意識決定存在者不同，更與唯物史觀，以存在爲主，意識爲從——存在決定意識者有別。（補註八）我們知道，周代治化之所以成，自有其所以成的原因和條件，但到了三代以後，中國文化不因周代治化之成而進步，反而退化。由此可以知道前一個時期之歷史條件雖已具備，但後來如果人類不努力於求生存，歷史進化的原因不能推動，則歷史條件不能推動它，使它進化。所以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歷史進化的條件相需而行而歷史進化，兩者才能相因而生，發生互相推動的關係。

總上兩點的說明，可知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因而生，而歷史進化的原因因之而進化，歷史進化的條件亦因之而進化，彼此互相推動不已。

不過，歷史進化原因與條件相因而生，並不是必然的，因爲如此，世界人類和文化有盛衰、進退和存亡的史實。所以國父曾說：「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同註二十）所謂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不能相需而行，因之兩者不能相因而生所致，這是社會進化中所發生的病態。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因而生，則歷史進化，這是民生史觀的歷史進化的第二規律。

第三、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輔而用 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因而生，只說明其彼此相因而生，則歷史進化，但其彼此相因而生，也並非必然的，既如上所述，當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不能相因而生時，譬如經濟組織不能改良，道德不進步，就是不因爲歷史進化的原因而生歷史進化的條件，便發生病態，即所謂民生不遂，以致社會不能進化。要怎樣解決民生

不遂的問題，以使社會進化，不外把人類生存問題，運用人類生存條件去解決，而人類生存條件之能運用爲人類生存問題之解決，社會才能進化。像改良社會經濟事業，實行互助，使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以解決民生問題，就是這個例子。又我們以人類求生存的道理去改良社會經濟事業，使它發展以遂民生，促進社會進化，這是人類運用歷史進化的原因，以使歷史進化的條件發展的例子。

在歷史進化史上，我們很容易體會到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是互相作用的。用歷史進化的原因來創造歷史進化的條件，像鼓勵人類發展人類的生存來創造文化是。用歷史進化的條件，發展歷史進化的原因，像實行合羣互助來發展人類的生存。故全部人類進化史，不過是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彼此相適應和創造的歷史。所以說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相輔而用，則歷史進化，這是民生史觀的歷史進化的第三規律。

第四、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與知行相待而進 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之相需而行，相因而生和相輔而用，是證明歷史全程變動的規律。而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與知行相待而進，則說明歷史一定進程中每階段變動的規律。

我們已知 國父將人類進化時期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不知而行，是由草昧進文明，爲進化的發軔；第二階段先行後知，是由文明再進文明，爲進化的初階；第三階段先知後行，是科學發明之後，爲進化的盛軌。這三個進化的階段是歷史一定進程中的變動；每一個階段是相待而進，必先有不知而行，才有行而後知，有行而後，才有知而後行。至於「行」，「知」，「進」三者的因果關聯是怎樣呢？國父說得很明白，那就是說：『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實行，能實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進步。從前中國人因爲能實行，所以進化的文學、哲理、道德等學，不但是現在中國人不知道，就是外國人也有不知道的。』（註三五）人類的進步，社會的進化都基於知與行。

對於「不知而行」與進步的關係，國父會說：『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爲之一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爲必要之門徑也。』（註三六）國父又以歷史上的不知而行的時期告訴我們，他說：『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

行之時期也。」（同註五）這一時期的人類求生存，就是混混噩噩，對於維持生存的，就是「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可以說這時期的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是不知而行。蜈蚣採取螟蛉爲糧食，而發明蒙藥之術，也是不知而行，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同註五）所以物類生活永無進步，而人類進步不已。

對於「行而後知」與進步的關係更爲密切，國父說：『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爲之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同註三十六）他以中國周代而後之時期爲行而後知的時期說：『……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同註五）因爲人類漸起覺悟，才能行而後知，又因爲行而後知，才能知識日長，而漸進入於欲知而後行。知識促進文明，到了行而後知的時期，世界的文明進步就快了。故國父說：『又因爲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能夠進步，有了知識，進步才很快，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所以人類便要求知識。』（同註三十五）可以說這時期的歷史進化的原則和條件是行而後知。

對於「知而後行」與進步的關係，更爲顯著，因「先知後行者」，乃「進化之盛軌」的時期，人在這時期中，由於「知識發達，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同註三十六）國父於孫文學說第五章述及元代的社會的文明，工商的發達，藝術的進步時說：『是知歐美六百年前之文物尙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尤速，此皆科學爲之也。自科學發明以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期之進化也。』（同註五）他這一段話：人類科學智識愈進，則創造發明愈多，學術越發達，工商業越進步，而社會進化日益千里，十年勝於千年。所以「知而後行」，爲進化的盛軌的時期。這時期的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當屬於知而後行。

不過，人類進化雖進於科學發明之後的知而後行的階段，但不知而行之事仍多。國父說：『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爲尤多也。且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

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爲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爲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於人類則促進文明，於國家則圖致富強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爲人類所皆能，亦爲人類所當行，而尤爲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國家富強者，宜勉力行也。』（同註三十六）然而，人類進於科學發明之後的不知而行，是基於知而後有不知的不知而行，是跳躍的進化，絕不同於人類由草昧進文明的不知而行。國父這段話說明當今科學昌明的世界，仍必須不知而行，是不以已知爲滿足，而寓精益求精，日新又新之意，這樣才能促進文明之進化於無窮，既仍必須不知而行，則行而後知，和知而後行，必相繼而來，此乃自然之理。

由此觀之，人類進化的階段，初由草昧進文明的不知而行的第一階段，繼由文明再進文明的行而後知的第二階段，然後再進入科學發明之後的知而後行的第三階段。自知而後行的進化階段後，仍需求文明之發展，一切知識精益求精，和一切事業日新月異，不斷的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知而後行，使人類進化於無窮。所以人類進化的階段，是相待而進，已毫無疑義。而各科學亦相待而進，國父關於這一點有所說明：『近世科學之發達，非一學之造詣，必同時衆學皆有進步，互相資助，彼此乃得以發明。與電學最有密切之關係者爲化學，倘化學不進步，則電學必難以發達，亦惟有電學之發明，而化學乃能進步也。』（同註一）此言科學之相待而進。科學發達的今日，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當相待而進，且它們彼此之間也相待而進，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由此規律和第二規律，亦可知各種文化因素中，人類每一時代究以何種因素爲重要的生存條件，每一時代的重要生存條件如何變遷。（註三七）

總而言之，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與知行相待而進，則歷史進化，這是民生史觀的歷史進化的第四規律。

以上所述，乃是關於民生史觀的歷史的四種規律。民生史觀有了這些規律，我們知道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是相需而

行，相因而生，相輔而用。由歷史進化的原因與條件間互相依存，推動，作用，而引起的歷史進化可能是局部的活動或變動，也可能是全部的漸變或突變。至於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與知行相待而進，則是整個歷史進化的行程的變動，不知而行的階段是漸進，行而後知的階段是突變，知而後行的階段是跳躍的進化，包括革命在內。革命本於情與知，所以革命的變動來得激烈澈底。

(註一) 見孫文學說第四章。

(註二) 拉氏的意見認為宇宙之間，最初充滿着高熱的氣體，以後因各質點相互吸引，集結成團變成星雲狀態，即開始旋轉。這大氣團旋轉急速離轉軸最遠部份，因離心力逐漸向外膨脹，最後失去平衡，分裂而出，成爲環形，這些環形不只一個，離開母體以後乃重重圍繞中心大氣團而旋轉。後來各環氣體比較濃厚部份，逐漸聚結爲球狀，形成各行星。中央的大氣團即爲太陽，而地球是其中行星之一。至於各行星的衛星，也和行星的生成相同，由各行星四週氣體逐漸凝聚結爲球形而成。(見周世輔教授著「三民主義的哲學體系」第三章，二一三頁)

惟據最近研究所得的結果，星雲假說已成過去，此說爲行星微塵論(Planetesimal Theory)所代，但仍爲懸推的假說，當屬渺茫未證實。又據中央日報(五二、一〇、二)所載星雲核心大爆炸圖，這次爆炸的是N—O星雲。依此，星雲名辭，尙爲天文學家所用。

(註三) 克氏的互助論，是他親自赴西伯利亞等地考察動物生活而創作的，國父在寫物質建設時說：『即如後達爾文而起之哲學家所發明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戰爭，如其他之動物者焉。』此所謂後起的哲學家，即指克氏。克氏互助論的結論有二：就物種而言，「物種之所以繁榮，興盛，而能進步的，乃由於其個體的競爭可減少至最低限度，而彼此實行互助，以達到極大的發展所致」；再就人類言，「互助原則之推廣，由氏族推及族派，由族派推及聯盟，由聯盟推及民族，由民族推及人類」。又說：「人類倫理進步，其主要原因，乃爲互助而非互鬥」。因此，他竭力反對達爾文的「弱肉強食」說。

(註四) 見民權主義第一講。(據最近天文學的測定，現有的宇宙，創始迄今，約已二十餘億年，另一說約已三十六億年，我們所居的地球爲繞太陽而旋轉的九大行星(其他八大行星爲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之一，直徑爲八千英里

，中心堅硬，約爲鐵鎳等重物質，附有一玄武岩石層的外殼，殼最表面爲陸地和水，生物繁殖於其上。地球與其他八大行星和若干小行星、慧星、衛星等，構成「太陽系」(Solar System)這一部份的「宇宙」，天文學家叫它爲「銀河系」。

(註五) 見孫文學說第五章。

(註六) 見 國父「平實尙不肯認錯」一文。

(註七) 見「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講詞。

(註八) 同註四。

(註九) 見 國父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註一〇) 見 總統著「三民主義的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註一一) 同註四。

(註一二) 見民生主義第一講。

(註一三) 見劉蘆隱、郎醒石合譯之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民智書局出版)七七頁。

(註一四) 同上八〇頁。

(註一五) 同上八五—八六頁。

(註一六) 見民生主義第一講。

(註一七) 見崔書琴先生著「三民主義新論」二八四頁所引用的譯文。

(註一八) 見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註一九) 見民八復林修梅論人類生存問題……。

(註二〇) 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註二一) 同註十三所註之書九二頁。

(註二二) 見民二八、一三、一二、在中訓講「政治的道理」。

〈註二三〉見民二四、一九、一五在峨嵋軍訓團講「政治建設之要義」。

〈註二四〉同註五。

〈註二五〉見民四九、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譯印本第七頁。

〈註二六〉見「反共抗俄基本論」第五章第二節（「七全文獻」二三〇頁）。

〈註二七〉見同上書。

〈註二八〉見註十九。

〈註二九〉見「軍人應確立革命人生觀」演講詞。

〈註三〇〉見三二年在重慶發表「中國經濟學說」。

〈註三一〉見註一。

〈註三二〉見中國國民黨全美洲同志懇親大會祝詞。

〈註三三〉本段參考崔載陽先生的「論民生史觀」一文（國父遺教教學座談會主編「國父遺教研究」第一集一四三頁），又崔先生著「國

父」哲學研究三一四頁。

〈註三四〉見孫文學說第二章。

〈註三五〉見知難行易（演講）。

〈註三六〉見孫文學說第七章。

〈註三七〉國父對於歷史分段是根據事實；在政治方面，分爲神權時期，君權時期及民權時期；在生產方面，分爲採掘時期漁獵時期，游牧時期，農業時期，工商業時期；在消費方面，分爲需要階段，舒適階段，繁華階段；……這種分法，既與各國的歷史事實相符，亦多爲各國學者所公認。以上這些階段的劃分，都與人類求生存問題（維持生存與發展生存）有關，人類每一時代究以何種文化因素爲重要的生存條件，每一時代的重要生存條件如何變遷，即可依這些歷史進化的分段（期）及此規律得之。

〈補註一〉見孫文學說第一章。

(補註二) 見王元鑫譯本一七三四頁。

(補註三) 見中央日報特譯「電子時代邁入新紀元」一文，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

(補註四) 見軍人精神教育。

(補註五) 見「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演講。

(補註六) 胡漢民著「胡漢民選集」，帕米爾書店，四八年初版，二〇一頁。

(補註七) 見二六年七月十八日廬山暑期訓練班講「建國運動」。

(補註八) 國父說：『夫人之初生，穴居野處，饑食自然之菓實，渴飲自然之泉源，此所謂自然人。今南洋之海島，猶有存者。熙熙嗶嗶，無思無爲，如中國古語所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也。此自然人之時代，固無所謂理亂興衰之時勢也。』此自然人的生活與禽獸的生活無異，照唯物史觀的說法，這自然人的社會，可以說是存在決定人類意識，假如這種狀態不變，縱有所發明創造，亦不外如國父所舉螺贏爲求生存而發明蒙藥之術，永無進步而已。惟「人爲萬物之靈」，「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不爲存在所限制，於是「由不知而行，而行而後知，而知而後行」。因此，社會進化。所以『及其進化也，由獵而牧，而耕，而織，於是夏葛而冬裘，暑扇而寒火，則人事進化矣。其進化之程度愈高，則離天然愈遠。及至歷史之時代，則人事漸繁，而理亂興衰之事畢現，然後乃有時勢之名稱。時勢者，人事變遷之態度，西名曰：Circumstance』(所引兩段，均見「平實尙不肯認」一文。)此人事進化，爲民生史觀的見解，可見並非存在決定意識，而是人類爲求生存，而努力推動社會歷史的變更進化。而人事進化愈高則離天然愈遠，是歷史進化的原因和條件相因而生不止，則歷史進化不已。